



三台文獻錄卷之六

原記

有竹居記

秦文

刑部廣西司廳事後之東偏爲軒三楹其南楹揭三大字於楣間曰有竹居前大理卿朱公作之已莫考其年其中楹有記前主事湯公作之繫之年惟弘治丁未猶昨也余視之諦亟呼之曰茲非王子猷所謂不可一日無者哉而於斯乎有之迫之見有告者曰噫有哉其昔之人乎其避也夫延佇久之惘然若有失也或曰京城大族延此君也多矣誠求之可與致也或曰茲地多人

三台文獻 卷之六
踪此君厭焉且受躡宜別爲之所從之已而自軒坐于
庭百務交集塗目塞耳解而退且哺僕執鞭以候馬側
顧吾軒弗可居即居亦倦且卧嗚呼此君可有也如吾
何然則茲二策也其終已乎抑將何以處此君矣夫其
筠而刻之也以詩筒而鳴之也以樂聚其籥而緝之也
以冠席其陰以祛午暑也以琴以樽以彈棊投壺觀書
有此君可也其中之虛也以容人受善外之直也以守
法持正色之潔也以慎取與絕苞苴處剝落之秋而生
氣不改也以克吾仁民愛物之念而施諸獄事雖不有
此君可也有不有迹也有不有間有道焉削其迹存其

道培於家茂於庭歛而歸之軒省焉即無此君其可謂
無也乎遺其道徇其迹物而不化軒砌之間上窺湘渭
隱微之地荆棘莽如也又安在其爲有哉仍其名而申
記之以自慰且白此君之心事以告後之人宜以肅其

徙建臨海縣儒學記

秦文

台郡治東南去百步許爲臨海縣學地逼廛市規制弗
宏太守姑蘇顧公璘治郡之三年己卯庠士以請公曰
需哉明年庚辰弊革政成士復以請公曰可哉一日謁
朱文公熹滕公膺祠於龍山之陽顧謂士曰居高俯下
厥土夷曠徙哉惟茲其良士曰唯唯乃與同寅周公倣

王公宸陳公餘馨余公信協心共議遷二祠于左右岡
即其中平之為孔子廟廟翼以祠爰及庖庫乃立二堂
以資講明傍立二齋以分肄習諸役方殷而公朝于京
師同寅諸公繼之贊畫惟謹甫立櫺星門而公適至乃
屏屏舊舊乃夷陂陁乃濬東濠以湮其瀦右虛其區以為
類池惟官有舍惟士有號門于通衢以聳具瞻期月而
工告成是役也磚瓦木甍悉因其故售地得宜以補其
乏戴德慕義之民願輸其貲官無大費民不告勞越明
年辛巳縣令喻侯茂堅邑博黃應賓糾率群士釋菜於
廟退集講堂閭閻戢戢增美在昔謂合有記以詔後人

乃以幣來徵於余惟茲山舊為老氏攸居莫考其始前
守莆陽方公始斥去之以祠文公滕公是乃為學造物
者密藏而緩出之其有大孕發矣惟山於德惟仁厥體
惟靜靜故克壽仲尼錄焉以迪諸徒故士法之施仁自
邇達于海隅動罔或撓死不渝節惟庖羲氏畫卦以艮
象山周冢宰且繫之以思故士法之以道寧志職思其
居罔或諂瀆以犯非分惟有虞氏肇州表山作鎮周人
瞻仰宣暢詩歌故士法之以竣厥德抗厥操絕類離疇
鎮壓海宇中外屬望嗚呼惟學世重匪地在人越自今
來者其懋之哉

三台文獻 卷之六
朝宗嘉會記

三
秦文

皇上十有二年天下朝臣大宴會于京師之慶壽寺惟時群兇殲殄并厥庭穴齊魯吳越楚蜀之民稍就安全虜酋番騎喙突遠塞西極甘肅東抵遼左闕無失險戍士歸屯雲貴兩廣諸夷間或侵犯尋且竄伏宿貢恐後海內底于乂寧京兆十三藩臬暨于行寺凡二十有八人於是恪遵彛典入覲天顏有懷必達罔或壅闕退而與冢宰中丞面議僚臣爭可否公定陟黜已廼持觴赴會握手論心賦湛露之令儀陳鹿鳴之周行晏然無內累以攪廼心亦樂矣哉竊嘗聞之人有病瘍而愈者

有醫之良過焉有難色問之故曰惟中惟元寔尸厥辰瘍乎殆有甚焉今天下之瘍去矣惟是中元之燮議者難之夫善言匪爭在心夫簿書期會匪治在道心以爭若俾罔愆德厥中用和惟廟堂公相之責道以治民俾罔弊於徵求厥元用調惟余徒其奚庸辭行矣其各懋之哉人有言曰惟兄弟具翁家用以昌惟人臣協恭和衷立厥邦又曰同筵而稱觴弗若有孚于遐方作朝宗嘉會記是會也地惟京國時惟上元殺蔬惟儉序會以爵爵同齒序王秩天彛交伸罔漏任真率殺繁文崇忠信薄盟軟交情話却管絃皆可書已

少白堂記

黃綰

少白堂者吾弟空明山人營以隱居之堂也山人素居在邑今營隱居在三童巖其巖四面峰巒秀矗二溪廻合中夾一山盤礴正踞山人作堂拓基掘地得井埋石曰黃家井山人亦黃姓若預有以待者亦異哉三童之巖在邑之西山人之堂適巖之中西方之山金屬故鄭子繼之爲名其堂曰少白取讓太白之義也堂成于嘉靖丁酉之歲新秋既霽予與葉子敬之來游山人款之于堂遍之亭館宿之樓上信信不去竹陰松下溪湄石畔或坐或卧或語或歌無不恬然而適悠然而得與竒

勝以相忘也予忽憶昔年初冬薄暮偶至一山山僧開堂松竹掩苒而蕭疎排簷拂檻寒風颼颼落葉墮石上作金鐵聲燒地爐擁坐佛燈明滅心地湛然至今念之愈切愈不記竟不知爲何地何山恍然以爲夢中往來數歲猶不明爲真夢而真見也今得山人之堂而見之庶幾其非夢歟遂書爲少白堂記

復修演武堂記

趙淵

嘉靖三年三月巡撫都御史南海熊公到鎮甫七日往會川師底定芒部多士扣馬以告曰我貴自洪武迄於弘治征不庭者五動罔不利正德以還凡六征多不利

者今復有茲役演武堂爲之崇也堂故址踞于午向弘治末有謂騎射地與堂背者遂改置兩偏申向今願竊有以復也公笑曰隣之弗靖貴陽何與焉矧勞民會叅將楊君仁亦以茲言告公乃以問總戎括蒼牛公曰渠既以告桓矣時亦以患自夷爲也麾之雖然用其力使其心疑兵家所忌也盍許諸且予嘗佐神機營矣亦有壇而無宇也庸何傷既還鎮則復博問焉鎮守薊北楊公曰廣嘗佐團營矣蓋正統爲少保所議建者識者謂有萬世不抵之勢矣夫興作視議而況於復厥舊乎御史安福劉公曰廷簞聞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是故民

之說雖商之遷都衆志靡定今說之然且弗勞也聽之便御史貴溪江公曰良材蓋嘗登三區焉申向者我渙彼激予向者彼伏我生多士之言不誣哉于時三司長貳言人人同公廼拜手曰一渙敢不敬承越明年爰卜十一月十一日公與總戎公率僚吏祇告明神命都指揮劉御李祖董其事是日也天霽風恬歡聲動地老者忘其衰幼者忘其弱病者忘其疲貧者忘其餒蓋不逾月而舊貫煥如也當是時黠酋安萬鎰暴死其弟萬全縛逆酋隴政以獻蓋總戎公覺而蹙之也又何沙埧之變垂三十年亦一洗而空之多士乃填然謂若有鬼神

相之者而諸酋亦自辟易相戒不敢出門戶曰鬼神得無制我乎嗟夫其偶然邪抑固有此是故覩相生之氣則欲與聚所惡必弗施焉覩相伏之機則來者必懷之德逆者必制之以威焉貴自此其將晏然矣乎然則茲堂之復殆非細故也公曰未也貴古羅施國也其地坤故其男子多陰諂女子多專外事我太祖以乾臨之而又錯絡之以衛所制其死命深謀密法超越前古至于閱武之制苟非隆寒盛暑月必數練焉可謂勤矣然而求一良將於萬一求一精士於百一莫之有應焉何哉承平日久奉行故事應之三官繆五教亂隱敝顯禍不可勝言而諸酋一逞輒斃者蓋洪威昌福深謀密法且在故也夫恃其所可恃而復求其所以教之者上也得所恃而失其所以教之者次也二者咸無焉一堂之復曷損益哉頃御史泰和鍾公卿密縉雲施公山安福周公煦繼至聞而歸之咸曰吾聞聖人能內外無患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總戎公顧謂淵曰咸休哉請爲記之以起夫後之人使知其所當恃與其所以教且毋忘其所以憂之者

崇慶州新作清獻祠記

趙淵

清獻祠何祀宋少師趙公抃也公嘗令崇慶之江源其

澤之入人深也夫令江源日淺史誌莫詳則曷知其深於澤也公後此凡三蒞蜀若風之入物種種自得焉故曰江源可知也祠之作吾不知其何許時迄今又不知幾新幾壞歲庚寅夏御史練塘丘子道隆戒州守今蜀長史高君鵬撤淫祠若干以廓而弘之會淵自台過衢以公畫像來將有爲也而鵬聞之以請則既顛然授焉而肖乎其中白鶴在庭有遺羽焉玄琴在牖有遺音焉蓋公祠像之在蜀者惟茲爲在爲肖故曰新作云嗟乎公淺于令江源也而垂祀于茲者逾四百年祠朝作而夕像至焉夫亦天矣乎夫天輔德而厭慝其孰違之也

公也畫之所爲夜必以告不敢告者不敢爲也是之謂畏天天其不輔之乎故淵嘗曰公之學得諸中庸者也曷知之中庸終始言天謹獨其要也畏斯謹謹斯樂惜未見其止以沒也吾聞其沒也其君曰吾臣司政者復有惠若鄭子產者乎司言者復有直若晉叔向者乎其鄉人曰吾衢復有孝若閔子達若莊生者乎天下士大夫曰吾徒復有孟獻子東郭順子者乎莫不慟之與之更生而今之祀之宛其不死嗟乎公誠不死矣夫淵小子忝再入蜀惟茲批政寔遺琴鶴蓋亦惟蚤夜與鵬輩圖所以淑之者以無負吾君吾民未能也乃練塘子按

蜀逾年明大體急先務故蜀人謂見子如見公云

忠孝祠記

趙淵

九月御史按彭山諸父老來言曰御史所至典禮樂正風俗治先聖賢之宮之間之墓我小邑惟漢張廣陵晉李漢中祠與墓咸在而宋楊昭祖我朝戴文信黃溥寔致意焉今願有請也御史曰天下曷嘗有無父之子無君之臣而薄於二先生者哉乃以其言告諸叅政趙淵僉事戴亢且曰文紀惟見順帝耳身且不見安見梁氏令伯惟見劉耳身且不見安見洗馬又曰不難於劾冀而難於感張嬰嬰知文紀帝不知也非不知也淺於義

也不難於養劉而難於感晉武武知令伯劉不知也非不知也深於恩也冀能弒質帝殺李杜諸賢卒自殺而莫能殺文紀故君子可以知義知命晉非吾仇也卒仕之可蜀吾故主也而偽之不可夫不忘劉豈其忘蜀哉故知偽云者傳之者訛也明日丙午禮于其祠祠介濠澗隘且善崩御史曰爾添其改泰山祠以堂以室以門以坊以亭以垣工取諸卒餉取諸度緡錢取諸藏出像入像歲一人洒掃之其春秋祀母闕乃量工而命之以日七十焉丁未郊北行越龍門橋有林有堂有像有田有司墓人曰令伯妥哉然而頽矣爾敷政爾來鳳葺之

乃命以日十五焉復東渡江側行裾徠山有竅若脊井
然曰傷哉此嬰所築而非嬰者其賊之乎時簡州知州
汪鑾從則亟使封土辟石治垣治堂問山之所止而召
盤石僧一二人以司之乃命以日二十焉十月辛酉龍
門墓成不愆于素添督之也丙子裾徠墓成愆十日蓋
鑾益之以像坊一亭一而山之宜木宜竹宜薤宜菽者
咸爲之經之踐如也十二月戊寅祠成像入愆二十有
二日添蓋益之以址縱三十尋衡半之規弘而力廣圖
遠而戒速也淵因竊嘆仰遇聖明漫焉食食而蠢爾畜
糶方欲以嬰視之而未果我愧廣陵也鶴堂萬里逾八

望九三疏而不得歸養我愧漢中也會諸父老來請記
乃固謝之既復以請乃復為之言曰夫自有天斯有人
有天斯有父子有人斯有君臣天生恩入生義予其子
焉惡知爲孝臣其臣焉惡知爲忠一變而忠孝名再變
而忠孝之人著三變而無父無君者出斯君子所爲懼
而懲勸之而鈇鉞立祠像治今夫雷頓而易鮮焉今夫
風漸而易入焉是故斯二者君子並用之而意獨至雖
然夫亦有係焉時也地也人也吾盡斯心斯已矣諸父
老曰然幸吾之未死也其蚤暮以御史叅政言告諸來
者御史姓丘氏道隆名汀人亢閩人淵台人添知縣敷

政教諭朱鳳訓導姓鍾氏徐氏張氏溥之職立同文信
之職亢同其里淵同諸宜書者如碑陰云

樓石記

金音亭

吾友章伯山氏篤學砥行嗇于家克于其色見者莫識
歷險不移所謂介于石者門弟子稱為樓石先生且請
予記之予知伯山最深者奚以辭按樓石爲吾台名山
在郡東南數十里石出其巔遙望若樓因以名山勢
遠而雄厄天江不得達乃突而上有凌空拔群之狀焉
古君子飽道未施益亢其節仰之若不可及近之不能
褻何以異此山高石虛雲散日來輝光內融洞若無物

有高明廣大之象焉古君子大心遠俗洒然無累合天
地之太和抱明德以先物何以異此山光下涵江流上
潤若濯而潔若鎮而定有相孚相濟之道焉古君子虛
已下人沉潛而剛高明而柔宅中而特出之何以異此
是三者吾與伯山所仰止終身焉而未能也山有重體
在易為艮艮之義深矣濼溪子通書之所終也伯山其
默識之哉伯山盤桓于茲山之下有年矣當道者始知
之貢于京若不忍去焉者他日有懷將無以吾言為茲
山物色與

補菴記

金音亭

吾友錫山華從龍氏名其藏脩之室曰補菴余聞而賢之且記之曰華子殆後志于古之人之道與夫古之人其自視也恒不足恒不足則補道生焉今之人其自視也恒有餘恒有餘則日虧而已耳如之何其能補也今夫血氣不足則疾生義理不足則慾熾疾生而治之弗勝治也慾熾而除之弗勝除也是故善驅疾者圖其本善驅慾者定其心圖其本血氣之為補者也定其心義理之為補者也血氣之為補也需明于醫需力于藥求之未必得投之未必應其道微其功近也義理之為補也有察斯覺無需明焉有養斯裕無需力焉反諸身而

自得達之用而彌光補之大莫大焉者矣嗟乎求足于彼者夫人而知之而能之求足于此者曠世不數人焉不亦可怪也哉華子負竒氣蚤有時名學博而行脩其所不足余莫得而知之也華子自知之自補之於其大且遠者殫力焉將不為完人乎哉華子茲釋褐以朝夕帝廷請以斯名名諸退思之所若仲山甫之所謂補者華子今日事也余歸老林壑愧無補于時日惟粥粥焉自省其不足求所以定其心而未之能也他日剡舟乘興尋盟于茲菴相對無慚色則所以補我者不既多哉爰書以為質

冢宰東園何公祠堂記

王度

吾濶十一州後先之吏至莫良於何吏部矣初度為童子時輒聞里中父老言何公之守溫也庶而不激故人不免明而不苛故不忍欺惠而弗有故久不忘忠結主上而錫之璽書望表一時而入為公卿凡此皆先朝之盛云時度方有遠志遂不詳所謂矣乙未冬承乏盱郡竊自幸獲游古循良之里第庶有感乎已而詢郡之故民苦兌運甚而廣昌獨以有公免此大惠也而邑人莫以告太息久之或曰景泰中陳相國草建儲制未就須公一言而決為是喙也度曰嘻猶之為社稷計耳

且公與相國俱北面矣尚靳發口言邪夫言與不言人各自盡耳何必同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而况於公之志若彼也夫是故考公之平生立朝之業則有良史在治溫之績有遺黎之言在而有功於鄉則鄉人之責耳矣今庸區區尺寸之才而無益斯人之肥瘠而又奚筭焉於乎不寧惟是鄭虔之興學不後韓愈矣而有能以事韓者事之聶子述之全城不後練夫人矣而有能以事練者事之彼其教者所受教者生者生之者與其人俱往矣而身後之論不同乃是學術之弊至於失其本心所由來者遠矣獨盱

也哉故曰春秋責賢學之極也功疑惟重政之體也政學之判久矣非得其意者其孰能一之今夫盱之民猶吾台之民也鄭聶之事可觀矣諺曰當局而迷不如傍觀予非傍觀者也予將處夫迷不迷之間願與郡父兄子弟訂焉廣昌黃允德純以予之嘗私公也遂率鄉人而爲之祠祠始於丙申之夏落成於是歲之冬爲楹凡若干售民之地廣袤凡若干民各以其力相倡和故費不敘祠成奉妥公神其中而以公之子刑部文肅公與亨之文肅公文章行業人不間於其鄉之言而吏部公爲遠矣公名文淵字巨川別號東園仕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文肅公名喬新字廷秀別號椒丘仕刑部尚書贈今謚二尚書俱名世人尤難之云

慕閑記

王度

度外祖了菴先生有再從之兄曰愛閑翁一鄉皆稱閑人焉後若干年翁之季子遂自號之曰慕閑人又以閑與之慕閑子問義於度曰吾父愛閑而閑吾乃今慕閑而不閑爲閑有道乎愛與慕有以異乎度曰愛者愛閑而得閑慕者慕閑而亦閑閑者居閑而忘閑子殆幾忘矣抑三人者其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者邪且愛閑翁必力田而後食乎曰然必築室而後居乎曰然男必婚

而女必嫁乎曰然是數者皆世之所為役役者而翁不免焉則其於閑固不能不愛矣不能不愛者是不能不閑者也然亦勞矣慕閑子則不然食翁之報樂翁之成入不問錢穀之數出不修主客之禮日高而後起遇飲而輒醉既倦而就睡而冉冉焉歲之將老則誠閑矣誠閑而猶慕閑殆所謂忘閑而不能忘慕者邪慕之不止心兵四起勿謂子閑其勞等耳子獨何心哉吾聞愛閑翁之閑也衆狎而獨恭衆華而獨儉用能豐于而家以利其子孫子是之慕也非慕閑者也慕夫愛閑者也此大舜之所為終身也雖然愛閑之志亦必至慕閑之身

而成否則前人雖盛後者勿傳此文王之所為無憂也由是觀之愛之者之所愛慕之者之所慕其亦不相須而相謀而後成者邪慕閑子曰不亦善夫周詩有之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吾不閑矣慕閑子姓陳名棟於度為舅氏不能以不記

遊風穴寺記

王洙

一江子事事汝上苦塵鞅莫或遣去公餘輒尋探幽勝以消滌心慮山川在百里內者莫風穴寺為最寺不知成于何年盤結窅邃或少林伏牛之別勝也出郭遙見檜栢倉鬱風回濤震如幡如蓋如颺娑飄帶者無慮數

伯千章入山里許則浮煙旋碧如玉帶然惜流水易涸也遊者病之乃令僧人之好事者仿閘河爲木閘以蓄止之閘上建橋橋上建亭以便往來遊息面亭爲門一江子爰名其額曰玉帶橋視蘇公所留殆亦天人之別矣自此環橋夾澗皆禪居丹洞招提聚族其間或老或幼或眠或立或行或定如羅漢五百身然莫能盡識循澗而行再一二里則白雲寺門入門則古刹巖立龍象粧嚴老僧云唐宋已前金碧也殿後法堂橫截山半四壁多名人題詠堂左皆陡崖絕壑稍寬處有亭下與浮圖齊尖雲烟匝匝曰翠風亭緣崖再上數十步有亭峭

如舊名望州在川譚子扁之曰觀風一江子復加之曲欄橫檻以便俯矚上有觀風亭碑崆峒李子所撰也崖下有石泉方而深可五六尺旱不加消澇不可溢紺寒甘美異香可敵惠山之二泉泉傍復鑿石爲螭頭以洩餘水覆泉有亭一江子稍加充拓名之曰漣漪亭前有斜橋南通鳥道橋側有古青楊樹一株長藤纏繞其上花葉蔽日青翠滴衣蓋坐則雖六月而風寒之氣森如也一江子時或照影池中習靜石上悠悠然有駕青龍驂白螭之想亭後爲老曇所居雲氣出沒一江子名之曰半雲盡東頭則澗水狹處一江子爲置一獨木小橋

以接曲徑近南復得高丘丈許爲置茅菴內僅容四三人名之曰無心處摘吳彥章青玉案詞也坐覽者當自得之是歲己丑春三月一江子歸自陝虛舟尹子洛東王子適先後自晉自淮來維時風日宜人來牟滿野三子者具春衣提壺策馬以恣吟樂一江子醉卧僧房夜夢山靈相告曰子往來吾山者稔矣丹厓白石能無一字之留乎既覺遂詳記其事併遺之以詩

秋亭記

王洙

汝州分司廳事東壁有隙地畝許一江子曰可植亭也一日誅茅一日築址再五日而亭成連中傍共三間高

廣不二丈簷半之階下虛簷復半之蓋功雖省而制度唯宜亭甚卑而清敞不俗一江子公餘退食坐卧唯意時則重門書鏘鈴鐸夜警人與亭寂亭與景寂上者唯日天中者唯圖史四外唯草樹鴉雀往來其間者唯一江子唯二三童子茲亭也簷虛宜風風颯斯爽牕白宜月月浸斯湛地靚宜鶴鶴鳴斯聞一江子者樂觀天放庶幾以寧肅肅以趨淵淵以居休賓謝交墮形吊影沉以思倦以憇俛仰以眎飄乎若駕扁舟繫寒渚聽其雨聲于瀟湘洞庭之上也因命之曰秋亭或曰成諸秋也或又曰茲固秋臺別署也曰秋爲宜

重修清風祠記

蔡雲程

人於天地間有生必有死雖耄耋期頤無久視之理雖聖賢豪傑無可度之法所貴者在得其正已爾正否之間又在乎一念決擇之勇已爾等死也不於忠義而於背逆不於貞烈而於淫僻不於流芳百世而於遺臭萬年斯亦不擇之甚矣古人有言曰寧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又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是豈弗知生之可愛哉蓋一念之正真有見生不如死死愈於生故不覺其言之激也夫自有天地以至於今生人之類何限忽焉與草木同朽腐者皆是也其間如彭羨松喬輩非不以壽

考侈于記載而求其可恃以久者抑末矣惟夫忠義貞烈之人凜大節以扶綱常奮英槩以臨患難蹈兵刃赴鼎鑊視死如歸其一時所為捐軀隕命流離割裂之狀固貪昧隱忍者之所竊笑以為失計然自千載之下視之儼乎猶有生氣彌久彌光殆將與天壤同敝顧彼偷生苟免者不啻犬彘之填溝壑是果孰得孰失邪余於王貞婦之事重有感焉方德祐末胡虜長驅舅姑並夫子業已就害千夫長將欲私之貞婦誓不共天於是乎求死弗得請服衰緩辱逐馬來嶮至清楓嶺上俯窺澄潭自謂得死所啣拇指染血題石詞極悲憤遂投厓下

三台文獻 卷之六
死焉其一念決擇之正出於至性真有足動天地而感鬼神者遇陰雨厓血墳起如始書化屍隙地濯濯不毛至今使人拜荒祠瞻遺像森竦毛髮若接其英爽聞昔有輕薄子肆爲求疵之說其人卒以無嗣比有過祠下述其語以資談譚者立見覆舟之禍此其正氣莫可犯者弗以生存弗以死亡夫豈偶然之故哉余每經剡曲輒登祠辦香展敬少頃必得便風送舟數驗而然是豈予之薄劣所能感召殆貞魂靈爽庸以白于人人者乎噫亦神矣邑令某君卜即舊祠作新之意以是爲風化攸繫若汲汲焉工既訖請予爲記予方有感於前所云

又貞婦本予臨海人也不容以不文辭遂書而歸之俾刻于石嶺昔名清楓以貞婦故易清風云

水竹陶情記

蔡雲程

雪峰先生甫陟大藩逾艾乃老幅巾杖履放懷丘壑登金鰲瞰瀛海下上雲峰龍湫指顧石梁鴈宕搜竒選勝靡遠弗馳所居鑿方池環植脩篁庭草盆石佳麗可掬竟日徜徉其間迢然若與世相忘者客有好事者命工圖之槩之曰水竹陶情而屬程記繫先生巋然斗山不佞無能爲役顧欲以膚辭達覲哉客曰子言之吾是之取也將有所合之也先生德文之懿迥然尚矣瀦爲川

澤沛爲江河鼓爲淪漣舒爲濤波泓涵演迤而出不窮也噴薄撞擊而變愈奇也厥於先生文章有合也清以萃氣直以遂質虛以廓量勁以堅節干霄直上而莫撓也凌雲竝立而勿與變也厥於先生行誼有合也程曰臆哉比物醜類當矣然是二者在先生咸有攸自客不能殫識也孔子亟稱於水孟氏繹其旨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詩人美武公之德淇竹所爲興繼曰切嗟琢磨瑟憫喧赫以見進修無已如此先生清明純粹剛毅方正性諸天猶克自檢繩動以聖賢爲矩法踐履篤實彌老彌至

虛懷卑牧愈盛愈下爲之也何倦厥學一以六經爲本而翼之闕閩濂洛旁及百氏莫不沉浸嚙齏左右逢原推其餘猶足公物利治故以明刑而獄平反矣故以總學而士鄉方矣故以宣化而民敏德矣將不謂其出之有本也乎夫知言異孟子比德不若詩人而竊其近似擬諸形容抑淺乎知先生哉客懼然進曰吾言其委也子言其源也昔莊周叙河伯觀海而知聞道百足羞孔融論延陵理樂而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竹箭由今徵之益信子盍遂記之

似續樓記

陳器

三石陳子離群索居唯鄰是卜幸去姻婭林翁第宅數十步許故無間晴雨倒白接離躡青雲履升台南堂入觀頤室躋我似續樓上憑虛眺遠面則三峰應階左則雙峰卓筆右則襟西江帶東海風帆河鳥出沒隱見於烟波杳渺中不覺神思飛動如插羽翰遊汗漫徘徊終日不欲下之作而嘆曰茲其斯干之餘韻乎聞僊人好樓居騷人墨客宦遊吏隱者亦多好樓居翁自弱冠時五樓銳手棣萼相輝出采石經彭蠡泛洞庭吞雲夢足跡所到靡樓不登竹樓過黃泥之坂矣黃鶴踏鸚鵡之洲矣南樓分庾公之月矣落星齊子縣之雲矣岳陽先

希文之憂矣江陵回仲宣之首矣直至攀髯鼎湖候神人于二樓不可遇乃老而卜築焉宜其進退古今標榜人物披寫山川以侈睹記以發笑語而顧名樓爾爾何哉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弗彰匪日新之謂德也復爾綽楔表厥宅里彰前美乎翁曰未也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弗傳匪富有之謂業也營爾菟裘成此宅相盛傳後乎翁曰未也我依者神我羞者顏爰靈孔安揭虔孔殷殆以嗣以續續古之人歟翁謝非古特以義起之耳雅雅魚魚嗒嗒趨趨述者獲麟作者絕韋殆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歟翁謝不穀特厥謀貽之耳彼導淫歌舞興

三台文獻 卷之六
五
殊土木眈眈燕子綠珠金谷有一于斯惟樓之辱未幾
長郎果二郎臬相繼弄璋則斯千頌禱之詞足徵矣是
爲記

河東龍門記

王宣

予年齠齒夢遊龍門之山層巒峭立波流浩蕩四顧蒼
然恍若圖畫驚而覺以告于先君子先君子曰吾嘗觀
之輿圖所載古今所傳皆謂禹鑿龍門在汾晉之地遺
跡尚存斯其似之而未必其然也汝其識之予竊謂天
地間名山勝景具見寰宇通誌者何限然斯實爲天下
竒觀使吾得遊其地以獲睹吾志足矣乃歲戊子奉

上命理齟河東入其疆稽諸版籍詢諸父老而求形勝
所在又竊喜曰庶其足以酬夙昔之志乎於是當公餘
之暇歷襄陵道故絳循支流遡禹跡涉河津之源踰孟
門之春登王官之谷望荷氏之墟幽壑懸厓旗豎壁立
洪濤巨浸湍急滌漈至於斧鑿之痕則兩峰對峙宛然
在目於昔所夢似有協者而其奪天巧呈人工神功偉
績之不可名言者實非夢之所得而盡也乃仰而嘆曰
嗟乎吾今而後知禹之功雖詩書所紀亦有所未備也
夫疏鑿決排胼手胝足人知禹之力如其勞已四隩
既宅萬國攸同人知禹之功如是其大已然其力之所

以施功之所由成與夫身所經歷之地無不曲為之所則非身見之又豈足以知其然哉雖然予之所及見者此一地也由此推之則自南紀北紀以至九州之遠凡禹功之所在而為吾足跡之所未至者又不知其幾也世無神禹吾其魚鱉乃知古人之言信不我誣而睹河洛者豈徒思禹功而已哉向予非奉命而臨其地則亦不過委之夢寐之想像而又何以得之於親見之真如此也予固自幸今日得以瞻大聖之遺踪而且憶昔日之夢殆非偶然者爰拂石以紀其事若夫景象之奇絕毓秀鍾靈有若非模擬之所可及者則先賢之品題

備矣予又何贅焉

南松巖記

西京王會二高曾曾 葉良佩 民昭者曾

南松巖在太平縣王城山之南去黃巖縣北松巖五十里而近以其南北峙望高又相埒故號曰南松巖云嘉靖癸巳年予乘小有輿尋海上諸山止於是且四越月始由部瀆山行二里許抵碎支巖路險不可輿乃下輿步行里許則聞澗水激石四山風撼木之聲若有萬軍屯闕其間愕立久之行復數步見兩巖對峙如門入門行夾壁間可十許步皆峭削嶄空中類頷齧相呀下曲折如龍游狀是為石門門之內為石壇可坐數十人其

下爲小潭潭之水自上龍潭來灑灑行墜潭遶石門出
遇峻險則旋而爲瀨路漫水底離列石椿行瀨上由石
壇而上有獅子山路右折揭水以進盡路爲龍潭其上
有瀑布水懸數十尺下擊潭作殷雷聲俗傳石門始由
龍潰巖以出故其厓有蜿蜒形理或然也左折爲石天
梯繞獅巖前趾行達背上上有平石負土出下臨絕澗
澗北有石壁當面立脩廣數百尺自此循澗行路頗平
又二里抵松巖巖西北二面皆上仄下凹列石坐而庥
焉風雨弗能及西有石龕二高僧嵩大悲秋月師皆嘗
於此面壁云北爲龍鼻巖巖色獨黃異它石鱗角獵獵

勢欲飛動常有洒瀑如雷雨墮其前即大旱不絕由龍
鼻巖而上有二道其一西北行百許步水月禪院在焉
其一東行五十步爲羅漢洞陟而上爲伏獅巖登巖東
向碧見海上諸山遠近浮波濤中煙雲杳渺無際折而
西北爲燕子巖又爲九閩峰此巖中最高處也對望北
松巖勢正相埒還而俯矚院之屋草倚峰足如在燕窠
中院創始宋景德間嵩大悲號松巖小隱元至正間秋
月師始建爲水月禪院後復賜額爲松巖講寺秋月師
寔北松巖秋江師之弟南北皆顯禪教云皇明洪武間
併澄照寺水月庄成化間燬於灾地屬鄉民滕氏正德

初禪永盛重建爲松巖堂堂之東築樓三間名以水月存舊也予至適杪秋霜露之交風行巖石草樹間瑟瑟如也負擔而坐顧見燕子九閭諸峰垂在几榻予輾然樂之已而嘆曰以茲山之竒又介在天台鴈蕩之間遊者接踵至顧乃歷數百年而名弗甚顯物之顯晦果繫於所遭也乎予棄人也愧無以顯茲山之名第詳著其竒刻石院門俟訪名山者得焉

澄江草堂記

葉良佩

夫江者南國之紀也故南方之水皆謂之江其在吾台而著名者有二曰靈江曰澄江潮吞汐吐經絡於天姥

永寧諸名山之間其精氣之所感產爲異物爰有銅鐵錫鏤砥磬珠璣石華海月甲香金松花乳之屬苟不在物則徃徃在人而高賢碩輔文士名流後先相望蓋自炎漢以迄于今茲矣黃巖高君某甫並澄江而居自其先大夫庶憲公積書且萬卷君種學績文爲學官弟子高等已而連不得志於有司間嘗卜諸寶龜得遯之咸其繇曰洪流湯湯肯構肯堂肥遯者昌遂決意棄去即其居題曰澄江草堂爲老焉之計君之姻友鍾成名謁予記之徃予嘗從宗伯父菴黃公登松巖絕頂騁望江流縱談古昔蓋江之北有杜清獻亭池遺址其西則任

旭黃壽雲趙訥齋之故居在焉南望委羽洞天庶幾復
 有隱君子如司馬季主者往來其間乎而東流出馬鞍
 諸山又元泰不華兼善舟師死節處也於是相顧愕曰
 壯哉先民之遺烈乎殆將與此江爭厥長雄也後死者
 共勉之高君於宗伯公有媿而叅政容菴君又君館甥
 是其麗澤之功深矣語曰智者樂水君善歲其用斯智
 徵也意其默識之神洞達乎坎止盈虛之理必有與江
 合者予魯人也何足以知之獨記其所嘗晤語於公者
 為君勗焉

遊鴈山記

符驗

歲巳酉一陽月十有二日子同黃予海曲張子太華發
 黃巖遊鴈湯山歷栢畧進禮東瀛王亞卿遺像晚宿嶺
 店驛厥明治行西望峰巒攢疊即恍然神爽予恐耽題
 品太康泉石得毋效方人之學為孔師門下不暇也邪
 已而道石門兩山並峙為門澄潭在下乃陟岡而入川
 原嵐岫不類塵寰予意茲山自天台括蒼來將出洋大
 海局兀扈勇成勢其造化顯才之窟乎予首見夫子之
 文章而曰得其門而入意或類此南繞至石梁入石佛
 巖崆峒如屋高廣數丈左竅小穴如側軒右有摩訶泉
 頗甘東歷和尚巖達章義樓是為東外谷達嶂近林沿

閱如畫不能以名識西度謝公嶺爲東內谷嶺下兩崇
崖逼夾竒石森布限衆流成渚爲照膽潭白雨潭梅雨
潭水各澄碧兩崖穴峒屢出一小竅爲風洞常颼颼洞
口紆徑入羅漢洞高數百丈兩上壁上合下開深數十
丈廣當深約十之一穹窿巉崿其覆如螺捲裏起一臺
級磴數百而上臺前飛泉數滴同下如線叢降爲靈峰
寺故址前矗雙靈芝二峰北爲北碧霄洞大崖南爲南
霄洞面五老臺五大石衍整徹空自是窮壑幽窅更上
爲僊人巖出繞而西爲連雲嶂又西峰巖叢擁不下百
數多不可名識轉輿繡壁一具上突下斂高數十丈爲

淨明寺故址前挹石井山麗頂右聳鷹嘴峰復入爲蓮
花峰出繞而西爲響巖群巖四簇而且峻虛中一道聲
發谷響旋激有餘音頃之而出巖峰展衍峭沓緣西入
靈巖寺門當雙門二峰從東輿有水簾谷飛泉散墮如
簾然有鶴井洞一石鶴立水中西進爲四巖整傑遮道
更進爲含珠峰二峰尖嵌大圓石寺宸屏霞嶂雄兀一
旦據展旗峰揚翥在左天柱峰偉插在右嶂左安禪谷
有石洞稍下會賢谷嶂右龍鼻水兩石崖高百丈許倚
合成宇下距二三丈遂亦數丈上合處有條石嵌如龍
形鱗骨屈偃尾上掉爪鼻降垂二鼻孔滴水不絕又左

右屏風蟾蜍峰右雙鸞玉女獨秀卓筆諸峰及僧抱石
鑿回嶂環序種種獨秀側泉瀑如練爲小龍湫更上爲
劔峰泉石罅水躍上如劔形展旗中裂丈許深爲天聰
洞捫蘿扳磴而視極底啓一竅淵徹無盡予嘆曰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在茲矣擬之初入門如破吳亂齊伎倆
尚亦淺哉晚宿寺之西館又明日出西行至馬鞍嶺山
形夾列規矐銳削踞蹲拜舞迤邐奔突以千計皆不可
名識隨道平疇鱗布野築星立雜石蔽澗咸協輳景勝
予停嶺上真若乘駿背馳遊八埏忽悟茲山莫布諸谷
直耿存一嶺彼出悅紛華勢利然終聞性天道有骨氣

有自來寔以此敢不努力嶺南下泝雲錦溪能仁寺溪
石底澄甚如雲彙錦章迫夾一徑通幽俊采如聖刺寺
外群嵐周織喬木方篁蒼階巨釜皆古所遺更南下爲
四十九盤嶺嶺內爲西內谷外復重阻爲西外谷合東
石門謝公密藏三窟予復悟機事不密則害成以言列
科尚遠三昧後抵詣一貫能變化而進於是者貫則無
內無外無暴無常無深無淺致一之道也出則而北循
雲錦溪行入鴈山書院院創朱蕩南太守遂隱不露蓋
茲山別景乃天柱寺遺址西入歷華嚴瑞鹿二寺故址
峰巖美列爭妍逞奇不可名識者無算瑞鹿上常雲峰

三台文獻
卷之六
下常危插層霄之表嶂崖巧疊右畔如獅吼狀突引頭
鼻又西爲剪刀峰二長石駢側如剪歷龍湫菴入盤谷
觀大龍湫谷嶂數百丈石凹中水噴瀉隨風作態戀幻
不一予歷佇觀瀑三亭自惟學達才以全德所不匱其
惟心源也乎一心也貫其才也舍一而圖貫鮮不僨耳
漢以下用才類躡僨機息僨僨氣荀揚僨性陳竇僨身
恭石僨天下明於大龍湫不亦免乎嗟乎才德一道君
子因事現才無所擅作其用必切中機宜不至於取僨
凡以心體無古今動靜此造化所以無非教也獨茲山
闕僻海隅又縮地鞭石不傳不移置中州爲人人具瞻

且近朝闕得縉紳士劇玩之然山靈神徹不垠與飄輪
湫盤長老亦云至矣是遊也海曲大華時函有發明皆
助予才者

遊白水洞天記

石簡

越之東有老人焉生三年而瞽今餘六十年而一無所
覩然慕四明白水之勝弗能置也持其子德洪往觀焉
德洪偕徐子汝佩柴子鳴治與俱而吳應元氏亦在侍
四子者皆陽明先生徒也白水去老人若干里山形嶽
歸如趾中有洞如房驚瀑乘高布空秩秩如練容如振
鷺聽如鳴玉入洞視之如珠簾然下有寒潭其受如容

其靜如定其溢如去污其照而不入如鑑魚撥而溪雲
流鳥嘯而松濤冽真東南一偉觀也老人入四明寓於
南泉東泉二氏曰子舞袖飄裾浩歌長嘆不復有步涉
之勞時天雨濛其德洪懼白水道阻履筮往視焉歸而
誦諸老人老人志曰兒固先我乎衆謝乃止明日雨霽
清風載途山木有輝老人從行輿緣鳥道偃僂而升高
德洪復陳其水某山之狀極諸幽遐而四子亦各來詔
之老人冥然而會陶然而歌歌曰白雲一片應難掃素
練千尋不可裁得騷人之巧次取杖簫而吹之聲繚繞
出入於煙霞窅靄中飄飄乎不知天地之爲大而吾之

爲小視之有餘而無所覩之不足也而四子與吳父亦
忘歸焉今年秋德洪過白下語予且俾記其事客有聞
而笑之者曰神雖無方幾不在目乎是處暗無弗明也
而謂有資焉是目且無功也而可乎蓋視之在心而視
之竅在目見明暗者其竅也通晝夜者其心也故目有
所不受而心無解不是故聖人以心視衆人以目視其
下以視視以心視者盡物以目視者不接則弗見焉以
視視者弗示則弗見焉盡物者闢物而逐物者物於物
是故觀於身而可知也客曰聖固廢目與資乎曰非是
之謂也不廢目與資而視者聖人之所以同乎人也不

恃目與資而善視者聖人之所以立於獨也今以不幸而弗存者歸諸同而以其幸存者擬諸獨無乃不可乎且客不聞舉掌而見天下居其室廬而視垣一方人俗傳以爲神而不知其本體之明有固然者弗思爾也且視而弗見與行險而弗止曾是弗具目乎亦盍反其本矣老人嘗坎珂矣身存而弗辱嘗苦貧矣而恒自適精卜筮審音律杖簫有製雲夜有吟謂是弗明弗信也而又何疑焉若夫鑿大昏之牖開靈照之戶以觀頤於斯宇願相與圖之誠不知其不可容語塞因次之他日將有請焉老人諱蒙字希明姓錢氏別號心漁世爲餘姚

入三世祖古訓與予高祖同年進士德洪號緒山早受易于老人登丙戌南宮上第以師心喪未仕云

復曾大父讀書田記

余鐸

匹夫而化鄉人豈虛語哉蓋自太丘彥方之不多見而鄉無善俗久矣斯豈人心不古若哉亦感之無其人耳予曾大父菊窓先生篤古好脩課子孫力學矻矻惟恐後嘗置讀書田二十畝以爲楮墨鐙火之資命其以次相傳而世守之有賢而顯者則廓而大之私析而鬻於人者則共罪之其見於手書者大都如是時同里有吳翁者與先生友善見先生置田事則矍然曰吾豈不能

三台文獻 卷之六 三十一
做蘧伯玉爲君子邪翁故貧僅有食田二十畝乃盡出以給子孫之讀書者復做先生置手書爲永久計由是兩翁益相善杖屨相過從者無虛日吳翁每造先生留坐移晷先生命諸孫奉茶果吳翁輒起而受之先生止之曰少事長禮也吳翁曰以君諸孫業舉子耳兩翁相顧大笑噫若先生者所謂匹夫而化鄉人非邪是後吾家田僅傳二世已爲他人所有而吳氏田迄今猶存嗟乎先生能以義感乎鄉人而不能以義感乎孫爲鄉人之子孫者能以其祖之心爲心而爲先生之子孫者乃不能以先生之心爲心人心愚智之相去豈不大懸殊

哉先君子嘗慨先生之義事弗獲終也思復是田而未果今鐸以不肖獲沾一命因取先君子所遺田如先生畝數號曰讀書田復申飭先生手書之意以遺夫後之人庶幾繼先君子之志以彰先生之義于無窮嗚呼後之人能廓而大之者其上也以次相傳而世守之其次也若夫私析而鬻於人則予莫之誰何矣乎泉石樹庸詎敢必其世爲李氏物哉田如干畝坐某都某鄉如干畝坐某都某鄉

三台文獻錄卷之六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為詳且確也余在都
 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為然及
 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
 歸于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
 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
 言非虛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為攻守計寅
 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

三台文獻錄卷之七

序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為詳且確也余在都
 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為然及
 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
 歸于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
 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
 言非虛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為攻守計寅
 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

果何如韋羗群寇已破僊居水陸夾進逼于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不與賊俱生苟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申戒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群情稍安願効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備整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觀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登城上皆鼓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洎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

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患三衢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錄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間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爲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爲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唾手取之自浙望風遁去殆百數輩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人成事或既逃而還廼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徼倖之望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爲果不謂之賢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

三台文獻 卷之七
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言詳其趨操日已知其不凡決
謂其能立事今茲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
無言亦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
親見者錄而序之庶以識別

天台圖經序

宋之瑞

天台僻居海嶠以古不名佳郡往往爲逐臣禦魑魅之
地暨皇朝聲教遠被乃稍列于中州翠華南渡密邇行
都始爲輔郡然而氣鍾神秀僊佛所宅洞天福地殆與
蓬萊方丈相埒其著稱自昔又不可掩者之瑞弱冠游
太學先是未嘗一登勝踐或有問者輒口噤不能對私

竊嘆曰司馬遷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而吾居是邦曾不
能出戶庭少迂杖屨是可嗤矣曩歲居憂多暇遂與一
二釋子窮探極詣不憚繭足凡高僧逸士之所棲隱騷
人墨客之所賦詠斷碑殘刻靈蹤異狀隨筆之紙歸而
參以祥符圖經所載殊畧蓋是時委官會粹急於趣就
矧距今垂二百祀其戶口之繁庶賦入之增益與夫人
材輩出區宇創建自應月異而歲不同矣於是門分彙
次粗成一編惟荒誕不經者削去弗錄姑以便覽觀而
資問答藏之中笥有年矣邑宰毗陵丁公大榮博雅好
事一日訪予深以圖經未備爲闕典因出是編示之欣

然抵掌即存續近事尋命鉞梓昔與公蓋嘗賦天台矣
第不過馳神想像故辭雖富而事不核今具得於耳目
睹記詳而非虛意者可以傳信乎庶俾懷青霞之致者
聞其名而不及見一開卷而盡得之乃若蒐補遺放則
猶有望於後之人嘉泰二月望日序

曾使君新詞序

謝伋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惇字滋父以故相孫習知臺閣上
爲文辭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口稱
薦王邸戚里名勝豪俠莫不願交而滋父亦善與人交
笑言霍靡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簪

墮珥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
曲皆習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
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絕可繼門戶
鍾鼎之盛此滋父異時之作也伋政和末肄業大學同
舍生能語此後十四年滋父丞大府伋丞大宗正相遇
行在所叙中外契明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多
而樂府傳者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反室無私恩
意皇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哉及十三年歲在丙寅滋父
來守臨海四方無事婁豐穰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樂老
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以少日之所自樂而與斯民共

樂之變歎息愁恨之音爲樂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十
一轉而上聞則安靜平易無煩苛迫急辨治於談笑之
間殆將於此乎致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人
情物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既秩滿去郡門生
故吏相與哀次屬黃巖長刻諸板將傳之又屬僕爲序
僕應之曰曾侯知我不能度曲嘗觴我顧其侍兒誦蘇
東坡前後赤壁二賦曰聽此文也畢之何敢序侯詞則
又合詞來告曰是亦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所
見聞者如上

文則序

陳騏

余始冠游泮宮從老於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
年入成均復從老於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於
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惟利於進
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閱古
書始知古人之作歎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
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
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
余竊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
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庭下筆語妙
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爲余曰蓋將

三台文獻 卷之七 五
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為則則吾豈敢

車隘軒閑居錄序

杜範

自中朝文物之盛播于東南吾鄉俊秀能文之士在在
不乏幸而登上第騁榮途者百不一二不幸而陸沉約
處首白衣褐者可偃指枚數也夫能不能才也遇不遇
命也而閉門挾策隱几著書矻矻窮年抱其所有曾不
少槩見者可勝旣哉嘉熙改元之春余歸自中都車君
若水袖其祖隘軒閑居錄訪予於窮閭之下旣而又得
其小稿讀之得陳篋窻之序讀之於是隘軒之文疊卷
累帙鏗錡炳燿殆與插架名編濯濯爭麗閑居錄蓋公

自志其平日所得而若水又搜採舊聞識飾而附益焉
者也其釋經評史權古商今不襲傳記之舊說簡策之
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議論亦嘗熟閱而細考之如
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下諂上凌弱畏勢等語誠不
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
所守條律斷斷嚴甚然母友不如已之說昔在帝堯之
說尚書之說卑服之說若此之類則余所未解也余距
隘軒之居一舍而近讀其文想其人乃昉乎此因自恨
余之甚陋於文尤恨不及見公質其所未解而終於陋
也昔王氏中說其格言雅訓可以上續七篇之書而後

世乃或致疑其間謂獨其家以爲名世人外人皆莫之知李習之僅以比太公家教爾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目之而後千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蓋其名位不列於仕功狀不登於史道德不稱於其徒使福時輩不能收墜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
少槩見終泯泯於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慨其責寧不在爲子若孫者邪若水車氏之福時也強請余序之辭弗獲姑叙其畧以俟後之論定隘軒名似慶字石卿其居黃巖邑西馬家山云

赤城志序

陳耆卿

圖謀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履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表唐公仲友李公無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蕾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束其藁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囑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爲誌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

三台文獻 卷之七
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
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
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
爲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
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
述吏道以爲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
學哉語以圖謀非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與於圖謀莫
深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爲政
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
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紉千歲之闕

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屢嗟夫此
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心立
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
一圖謀爲然天下事皆然

隘軒先生文集序

陳耆卿

於是隘軒年八十一而五經始論後三年五月孫若水
始袖畀予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蓋予郡補家需之明年
也初若水來予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若何娛老以
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飯不滿掬觀書每薄夜半倦劇引
榻天未雞朗吟五經論一過曙即起外是無旁娛嗣予

得論讀之綿深婉澹文有漢風內宿聖賢氣象易詩書
尤迥透跌前輩非真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
他述隨以板板二年印帙甫三一自昇一大田今一先
生我祖於此訥矣予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
自叙獨此介介他述冷莫掛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
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鏤古腴天况大畧如江潭未波而
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精而精重有大彼者聖人
書敬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昇訥著則訥
昇矣論如許他述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似慶表石卿敬
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朔

箕窻陳耆卿序

大田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三歲陳耆卿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寧國主
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為歎宣言曰
邦人知公邪公問學如禹治水攷制度如周公畫井田
制賦落筆為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慶操斧少已負聲
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
汨汨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以為公相師公方冊者
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棲遲故山僅僅妻子養寒月半簾
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

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爲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爲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爲我平心而聽之天斬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瞑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柰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恠恠竒竒爲公獻者邪勾稽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宮商而不雜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爲免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况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方巖王公文集序

吳子良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僕竄嶺外伸雪故大府丞呂祖儉承務郎干進布衣呂祖泰之寃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彥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死咎實自彥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聞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

彥逾邪使彥逾再入臣爲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
改他職是蹈佗胄前轍過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餌
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愿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
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
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爲郡守部使者會
柳寇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
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
守懦謾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
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頌戶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
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

非具竒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邪自古養才如養木
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
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
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
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
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夷暢絕類
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
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篋窓續集序

吳子良

文有統緒有氣脉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

與也氣脉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脉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峻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竒也非惟其麗也非靡其密也

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篋窓初集若干卷以為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篋窓之文遂歸然為世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會融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竒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

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脉厚者又豈直
文而已余十六從篋窻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其囑篋
窻者囑予也情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篋窻初集
旣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
氣脉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
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搜說凡可資以為詩
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
越凡喬嶽鉅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恠古僻之

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
唱酬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勲庸之傑或表
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
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
瘦豐融而不豢於俗豪傑而不役於麤閎放而不流於
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
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
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
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
邪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磨礪於師友者

三台文獻 卷之七
熟邪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
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群
絕侶對燭影為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
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
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江東天籟序

吳子良

台以山名而天台縣山所盤礴巔頂入霄漢雲氣與滄
海相吐吞其秀英所鍾在物為靈根異卉在人為僊侶
佛徒晉唐以來傳之矣然予曩使畿下俾所部各議祠
鄉先賢以勵來學而天台獨以二劉公應然則無達宦

先二公者乎何為其取此嘻此可見人心矣世之通塞
者外而非通塞者內顯晦者暫而非顯晦者常方二公
在時身名僅一第官薄不過初品葛巾藜杖往來林谷
間與牧童樵叟相爾汝而孝義積於家孚於鄉鄉之饑
歲賴以活隣里賴以安鬪訟賴以平當世名公卿皆其
賓友一時名士俊流多其門下士也則位雖非通而道
不為塞生雖非顯而死不為晦上下千三百年宜未有
先二公者二公長曰知過字與機少曰知變字與權皆
以能詩稱而與機之詩尤宏富俊健有慶曆元祐氣骨
賀公允中目其集為江東天籟謂江西宗派相上下迨

庶幾哉夫優於詩而劣於德詩未必傳傳未必彰彰也
德勝其詩詩減其德德既傳詩亦傳矣而况詩不復減
其德詩有不傳者乎序而揭之傳有不彰者乎

舒閔風文集序

吳子良

余自少學文諗游從於海內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
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不可復得輒
過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竒葩恠植殊珍
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
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蓀野藁如
登岱華檜栢松椿樅杉榿樟之榦掀舞而偃踞槎牙而

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鯢龜鼉號風濛雨叱霆揆
電朝莫變恠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
髮森聳而膽為寒如步寒臯眺遠渚煙深月澹鴈嘈嗥
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
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
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
近軍贍爵近觀竒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
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浮令
也激居實也愴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
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

贅惟趨平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群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礪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駸駸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克又二十六年歸然以行學立閩風上追前哲而啓後來者必生也

晦翁語錄彙編序

車若水

癸卯春立齋先生在宥府一日朝之暇若水蓋侍言焉先生嘆勿庵之亡恨失一經筵士且恨未能致谷口于京師因顧若水曰每閱江湖雋英才華暴耀念爾淡如

也若水曰曩自力於古文遐征覃搜知不可賴也反躬篤行猶愧未如胡立方先生曰鄉人耶曰固勿庵谷口之所器也曰何如曰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閑不獵交以倖譽不矯高以孤衆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不吝疑以養暗也親見其彙編朱文公語錄自謂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先生問其言問其理喜曰歸必識之又曰是編良不易比得蜀本較善無論善拙誠能志此幾人哉初立方彙編旣成俾書其凡若水辭未足以知也立方曰隘軒而祖也弗有聞乎又二年乃克哀數語以介於立方夫自學者厭於窮理致精而遽有喜於顏

子坐忘曾子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間多聞之士往往又不過為辭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且自負淵源之秘不在於多聞嗚呼有是哉任已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其定而義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文公統周程之正用力加勞奧之於性命富之於事物經之於日用常行放之於治國平天下無一不究其極而竒經恠志蠻夷外國之書無一不察其變以吾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據維邑坐明堂網紀於四方偏陞裔壤各奠其所無穀溷焉諸門人所錄言語大畧雖識有精捕記有淺深然自五星聚奎以來講明之備未有盛此者也近年頗見板刊門人自編彙者昭武李公方子有傳道精語建安楊公與立有晦翁語畧章挾句摘竒綴巧附殊極精便而觀者無探求之功則未知其果二人之書歟今立方所彙之合不竒之分不縷旁尋互見潛心者進體認者無窮耳雖然若水誠未足以知也始書其凡首之癸卯所聽蓋以誠有以知之者也立方名常

南湖先生文集序

車若水

學之有問思辨為有疑也有疑將以有行也以聖賢為

必可信道為必可田無水火必不生活寒暑晝夜瞬息
造次顛沛之必不可違故精探誠求一語之咳如鯁骨
之在心喉必快乃已疑則正正則有以用力則成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學之終也今之學者無疑豈有聰警之
過人歟不切身而已矣友人杜則卿手編其從曾祖南
湖先生遺集得其成書讀之義理之髓髀聖凡之關堦
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已之有
望於人毫分縷析傾倒殫盡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
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
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為病蓋反躬以力索而又反其躬

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
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
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
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
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問不同則自一語之砭冗
長埽淨而學成矣初先生與其季方山公同學于克齋
石公克齋則文公所謂大人為已之學深造自得者也
克齋以致于文公遂成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而得其
傳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之德業即二先生之講明今
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清獻可知也若水少年旁蹊窘

步思以自拔如窮人之無歸逮事清獻得聞降志精思
鞭辟向內之言即今所謂反躬力索者學豈有二說哉
先生卒成文公之學而若水頑冥及老竟負清獻則卿
屬序豈敢與於斯文念清獻之學之所自來而若水之
嘗聞之清獻也托先生之書存此語之傳以遺後人庶
幾其有興者而先生成學造道之詳則卿具有述矣先
生諱燁字良仲詩文散在人間則卿收為七卷又當有
續云

宇宙畧紀序

車若水

凡形於天地之間者皆天也萬物有性萬事有理循循

整整不容以不然天地亦物耳日月往來寒暑晝夜亦
事耳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先天者非能不為天也先之而已矣後天
者非能為天也後之而已矣陰陽對待奇耦唱和本末
感通臭味附麗尊卑大小親疎隆殺是非曲直無不先
有至當之則而後人為及之民孕十月生子子生五月
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惟莊子以為人偽正天理也物
生必蒙而喜怒愛惡不見其失正豈人偽哉是故天可
以曆地可以井人可以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可倫冠婚喪祭之可紀水火金木土穀之可脩耒耜弧

矢舟車宮室之可制賦可經用兵可衛國以至牛馬之
可服乘鷄豚狗彘之可食莫不有不容不然之道聖作
明述文理大昌後之人無以加焉豈其不可加與抑又
人事至天而止也若水少服祖父之訓而先祖又傳之
曾祖殆四世矣才乾志強怱怱不進杜清獻公憐而收
之又服清獻之訓則古人之學槩乎其或有聞也而稟
氣素羸疾病辛苦十餘年間舊聞日耗曾未半百齒脫
毛凋近得健忘之疾讀書不多改步輒失自知無以塞
父師之責矣宇宙之書先儒論定頗念散於諸家無所
統一因萃為一書闕者成之私以自備遺忘倘鷄肋可
願焉

王峯冗稿叙

車若水

若水少事篔窻先生學古文是時荆溪吳明輔為同門
十有三年之長聲譽方峻諸彥皆穎脫若水最為晚鈍
先生每引而伸之早夜自喜文致語言排間架綴音響
一時翕然先祖隘軒不悅也年踰八十妄意吾祖衰矣
諸老凋謝孤坐數年忽覺自疑清獻立齋先生自御史
歸來徃拜之親其談議始悔窮年倚撫不但去道日遠

而古文亦不如此刪焚殆盡遂并踈筆研然又有偶得於管見之微而勉於人情之不得不為者又復成編未知能進與否至於宇宙畧紀之書雖不足以窺天地造化聖賢制作世運汗隆之萬一他日君子或有取焉豈敢弄文墨也

南窓焦尾集序

車若水

夫子多學一貫之語在貫不在學乎不學矣貫將焉施有學無貫則恐縱萬馬於洞庭之野而不知馭之此貫之之說為多學者道也惟文亦然昔西崑諸公懲晚唐之空踈負其見聞凌躐一世旬必有本字必有證作意

為文而文乃卑至其末流涉獵未深目入手出是猶窶人驟有千金之資胸次不足以受而百計用之暴澤而疾殫矣乾淳之間義理大暢天端地緒整櫛歸一蓋斯文千載之遇而學者不思先儒用力之艱勤幸收捷法遽談高深遂委記問於玩物喪志之列重以科舉之誘以時為文噤不道太極西銘而事事面墻不病也故嘗謂國初之文學多貫省者也自嘉祐元祐以及乾淳大學而大貫者也今之時學則持空貫以示斯人者也不必盡然而區區者衆矣寶祐改元之春南窓陳君紹良以漢論數十篇示予力避沿襲浣刷舊評雖往往過竒

而二百一十載中天下之事皆其志之所到再得其焦尾集讀之經珠傳王子史膏腹燦然不見一語之為虛出也作室焉棟桷榑櫨吾具矣作醴焉秣稻麴蘖吾完矣嗚呼茲相與謀所謂貫之之說乎東坡有云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極其所如念在歸宿今之塞君之拳拳者亦有斯言而已矣妙齡強志一日千里筆陳墨爛水到渠成勿謂不名家也

周易通義序

黃超然

易有太極是生陰陽陰陽交易而成對待易之體也所謂先天也陰陽變易而有流行易之用也所謂後天也

體中有用用中有體萬化之原萬古之會萬象之蘊萬物之情萬用之經萬事之時盡在是矣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其興則昔之廢可知也春秋傳韓宣

子聘魯始見易象

易象周公所作象辭

獨見於魯則其晦又可知

也先天當天地開闢之運中闇得後天後天當再開闢之運又中闇得十翼孔安國謂贊易道以黜八索雖其詳不可攷意蓋可推矣彖傳象傳文言序卦雜卦所以翼文王也繫辭說卦兼犧文而並翼也世皆以後天賴十翼而明為夫子之功不知先天由十翼而傳微夫子後世殆不知有伏犧之易夫子之功所以大也所以關

三台文獻 卷之七
天地盛衰之運也此道若廢若興若晦若明更千有餘載然後有太極圖說有邵子皇極經世書發揮先天之蘊尤為暴白其於天地盛衰之運亦非偶然出者於戲至矣超然少而讀易不得其門後乃求之周子邵子之書又取朱子本義讀之始粗窺蹊隧尚恨本義朱子嘗欲再修而未及於是悉其疲繭參會互攷始則採之先儒以盡其情中則反之鄙闇以竭其陋終則本之經意以斂其歸因而成帙目曰通義通義者蓋將即夫夫子之義文王之義以上溯伏羲之義也嗟夫觀吾之名書則知吾釋經之意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非但以包羅

理氣剖析象數疑結而成文者也此所以闢天地之運也伏羲畫之文王繫之夫子翼之同為出於理氣象數之自然亦猶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枝不但太極自生出之後序為然三聖之序猶是也此通義之所以作也

兄稿後序

胡常

隘軒先生之聲猷遠矣其孫清臣自少能古文貌癯而墊口訥不能言嘉熙初予始納交焉即之既熟回視曾中狹者寬室者通陋者廣直益友也真隘軒之孫也間以所作示予復取去曰未可出也故予雖熟交而得其詩文亦不多如昔管窺之所延譽者且刪不留惟有關

三台文獻 卷之七
高守殘經一詩耳立齋嘗謂之曰韓退之雜詠古體有
三百篇氣象子更涵養意思充積而發不患其不近予
以質於谷口谷口曰才力開拓其源當出退之清臣聞
之曰吾安能學退之前輩謂退之不能詩吾方知與其
俱不入詩家耳蓋其以古文名高不在詩也予得其詩
文雖不多最愛之時為人假去輒刻諸梓貧不能以多
刻清臣之作未艾也始開其端

南峯先生詩序

葉夢鼎

丁卯南峯先生王君以詩徵余序時方有君命未暇也
後五六年訪余山谷中出若干首氣愈老律愈嚴視舊

作不止一格客有從旁觀者曰人謂詩窮乃益工南峯
其人歟余曰不然南峯雖窮於榮進之圖而不窮於固
窮讀其詩自思古以下大槩崇理道貴名節尚芳潔愛
幽閑客京洛無殘杯冷炙之吟居林下有傍花隨柳之
趣亦庶幾乎固窮之君子哉夫窮與達對而聖賢之論
窮達與世俗殊原憲處貧而非貧琴張慕達而非達此
可與知道者語余聞南峯嘗受教於鄉先正矣果能進
於理之達而不戚於身之窮詩益工抑末矣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者卿凡例嚴辦去取精確諸小

序寧寧乎班馬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為續志紹定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寶謨僊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為三志博雅攷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未十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築城建立不畧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畧之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丘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者圖牒固不可遺也三之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母育於吾

邦之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于京師過我猶書况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成謂郡無前聞爾有父老指暗壁浸字示子孫曰慶曆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攷載記搜碑刻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於倅聽壁之頑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攷則父老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攷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曆必復之責屬之外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為之守今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

三台文獻 卷之七 二十五
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
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宗卿雲壑先生文集序

舒岳祥

士有生於人材盛多之世其見聞濡染氣類翕合高下
大小各成其材杜予美所謂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周家豐芑之仁仲尼時雨
之化所被者遠矣宋東都人材之盛自慶曆至於元祐
極矣於時吾寧海至為僻陋前未有聞也惟赤城羅公
適正之特起於華門圭竇之中與上國名都英俊爭衡
鼎鼎如也既畧見於功而形之於詞章者亦雅正豐融

懸車早退高風凜然南渡人材之盛莫若乾道淳熙於
時吾邑人士未盛也而雲壑王公先生首以材選剖符
持節官至九卿乞身高蹈以詩文自娛不求工而自工
大畧似赤城先生也嗚呼二公之所到豈非當兩都人
物極盛之時見聞濡染氣類翕合而然邪僕嘗見公所
作嘗鼎一臠耳其元孫任手繕寫公詩文二十卷以授
僕曰嘗捧呈丞相葉信公矣公讀之曰此前輩老成之
作自有蘊藉今之刻斲心脾者未易及也且曰宜以屬
舒景蔣序之今敢以累君僕念任以詩從予久昔嘗跋
任詩推其源流脈絡來自雲壑也近作壽甫墓誌又及

雲壑之勝遊高躅矣此何以加焉獨念雲壑幸當乾淳之盛時及聞諸老大儒之遺論出處有度而言又甚文焉為不負此生矣僕不幸值叔季之末失師友之益視公為有愧矣敬志其卷首三太息而歸之任焉聞任已刻之梓將廣其傳僕亦何幸托名於其題也公諱齊與字之孟登紹興庚辰第官至宗正少卿以直煥章閣致仕

江東天籟序

賀允中

紹興壬子之春余拏舟自秦淮東下雅聞天台有玉霄峰之境巉絕秀爽可以冥搜遠寄於是卜萬年之麓而

寓焉一日遊萬年上桐栢至福聖松下遇見一人焉脩而岸傲吟而來有黃冠謂予曰此劉與機也揖而坐盤礴良久徐扣所業與機自笑云亡日月舊矣徜徉絕澗翫揖僊風所未能去懷者惟觴及詠餘復何言因口占數篇坐客皆擊節余亦不覺近前捋其鬚曰比招山友尋獲詩人大不孤此行矣自此芒鞋竹杖季徃月來率以為常及余為福建漕回每遇於巾子山之精舍訪其近作則氣益渾而格益整雄贍兩足意語俱勝徃徃筆端超詣可以平視鮑謝而髣髴乎唐之氣象焉遂目其編為江東天籟與機曰君子愛人不以姑息夫子何誇

予之有余應之曰聞有豫章先生乎此老句法為江西
第一祖宗而和者始於陳后山派而為十二家皆錚錚
有名自號江西詩派今子孤立江東恨知予者未多他
日士大夫終得予之詩必有心醉而興見晚之嘆者矣
彼派焉者雖欲擅一方而不容對壘之可乎與機掉頭
不領予強名之以歸其卷云若問與機所以為與機曾
中有皂白者開卷自瞭然也

赤城元統志序 楊敬德尚書

赤城元統志者何作於有元元統之二年上以昭前修
之筆削下以迪後人紹述於將來也維赤城繇漢置南

縣都尉更為鎮為縣為州郡踰千年守此者自屈侯始
無慮數十百人尤侯表唐侯仲友李侯兼黃侯當皆有
志於郡乘矣積十年弗就暨青社齊侯碩屬筆於太史
陳公耆卿始成之又四年運使吳公子良偕林君表民
續之再三年表民再續之為成書矣趙侯鳳儀之來復
聘永嘉章君嘉取成書而改作焉盡去其舊而命曰天
台郡志夫千年之事數賢侯之力陳吳諸君子搜抉討
論之精一朝而泯焉此邦人所以不寧而今總管王公
以屬於敬德也敬德以固陋辭公復曰子居禁林十年
咸職太史氏今郡乘蕪穢而不治非缺歟於是辭不獲

作而曰郡乘古侯國之史也其著星土辯躔次而休咎可徵矣奠山川察形勢而阨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貫而取民有制矣詮人物崇節義以彰勸懲而教化可明矣此其大凡也城池司存之沿革廢置典祀異端之祠宇土田與津梁畎澮無不備者紛爭辯訟者有時而可稽矣舉其大撮其要合天下郡國而上之則丞相府之圖書也是必傳信而後可據若掩前人之直筆而妄以已意損益其間將何以傳信也於是與郡博士貢君師中吳越世家錢君世珪會粹而參訂之學正陳君大有教導孟君夢恂校讎之自三志之後始於亡宋之紹定

辛卯以迄于茲凡百有四年之事備而錄之名曰赤城元統志以續焉噫宇宙之事無窮後之執筆者尚鑒茲哉

陳氏族譜序

陳德永

盛衰續絕之故理有一定而數之變無窮故家之興廢在德之盛衰然盛者必衰而德亦不可以終恃其說長矣嗚呼盛衰姑置不論吾將論其續與絕乎宇宙再混合景運如鴻蒙動植之類林然而生充塞乎下地者非氣化也亦形化爾既曰形化厥初謂何孰善孰慝而能綿延至於今日也今華門圭竇凌其上者畧能言其父

問其祖則不能以自言此無他譜學之廢使然也三代之制編伍之民死徙無出鄉士夫之家皆有世譜掌於太史副在有司所以類序群分一道德而同風俗非若今之民籍徒征之役之而已也漢魏以來其職始散梁沈約嘗極論之而士大夫猶尚譜學而世守焉晉賈勰宋王弘齊王儉其巨擘也吾家自蜀青衣徙婺再徙台之黃巖五世矣盛衰興廢與天水氏相為始終丙子之難吾鄉之巨室世家如錢如謝如賈如葉皆掃地殆盡况於陳人本以禮義為榮詩書為富南冠之繫固其宜也新亭對泣亦無其人而夕照蒼梧徒為之心絕氣梗

爾今顧瞻陵谷有不可不為汝曹畧言之舊譜既為煨燼乃集宗人以所記憶列書之名字間有殘缺則遺忘而莫究者也不寧惟是自宅西渡石梁敗屋淒荒草則昔之王孫公子走狗鬪鷄朝歌夜宴之場也北望靈巖蔚然喬木則林家郎官杜家相墨池筆塚之所在也東南則原田稷穡繡列雲屯外戚內姻陰連聲接其外澄江遠浦潮汐相撞鱗介之珍錯落鼎俎故凡今之頽垣斷礎夜雨啼螿昔之涼亭燠館燈火麗空也今之鵠面鬼形懸鶉百結歎不成聲者昔之含頤鼓腹擊壤而遊於康衢者也嗚呼其夢邪抑哀樂相摩而至於斯極

三台文獻 卷之七 三十
耶汝曹苟能聿念祖德篤於孝慈素位而行不以貧改
德而儉德以遠刑啜菽飲水亦足以養蔬食菜羹亦足
以祭無愧無怍不然不尤此吾譜所以作也雖然又有
說焉堯舜之盛德至矣堯自子朱殄世雖有九子無一
聞焉舜後為夏賓為商恪至周配以大姬而封於少昊
之墟周衰始并於楚而復昌於齊秦滅諸侯齊最後滅
秦亡田榮統王三齊亦足以少伸松栢之怨矣浪礪之
夫自詭堯後考之載籍皆不足徵惟左氏言之先儒謂
其獨出一句上下文脉皆不相連當是哀平之間儒生
附會之語此田橫所以雖死不肯北面而事之也姑并

著之以定民志此譜外意也

送張鳴文序

潘伯脩

五經未遭秦火書已壞亂古書自帝魁而降蓋三千篇
仲尼斷取其純全定得百之二存於今者斷爛錯簡謔
謬又若干篇書者古群帝為治於天下大經大法凡禮
樂征伐歌詠龜筮書於衆藉將無所不貫亦無所不串
而最甚壞亂其業之也實難由蔡氏而上傳書者又百
餘家朱子悉除去獨取呂氏傳振其剛修舉授之蔡氏
蔡氏傳成而朱子已歿其後書有王氏疑八卷金氏旁
註二卷許氏藁說通一卷別有程氏辨疑訂誤余氏傳

疑鄭氏禹治水年譜類其為說非章取而自為之也其
大者上取於典謨下取於貢範其他訓誥辭命之文因
以叙帝之王帝之霸而終之耳已見世之業書者頓弊
於攻擊而遺大經大法之所陳非聖人意也曩僕十二
受書古文蔡氏傳於鄉先生當時同受業者八九人今
張君鳴文其一也業書二十年科舉復不能自拔於有
司去將食大學而又不能如所志忽忽焉還枕之以待
老是何業書之難而售之不易如是也夫書以道政事
者也張君學古而不遺乎今能文而兼綜於法志強而
不過言柔而有立亦可謂疏通而知遠者矣八月之吉

奮而東遊故凡所往還者相率為詩以送之僕敢叙其
少之所學并其為人以備鄉大夫之所擇

三台文獻錄卷之七

三台文獻 卷之八
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倡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斲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入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

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為文辭雜老佛為博學志氣

三台文獻 卷之八
汗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

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操縵稿序

林公輔

吾台郡雖僻處海隅而文學之士往往與上國等歷唐宋來名登史氏者弗論姑以吾同輩視之如方希直郭士淵王脩德者森然出為世雄文章播流於人人異時潛溪太史公見方君之文歎曰真竒才也遂留左右不忍其舍去繼見王郭二君之文喟然言曰吾道台矣公以身任斯文之重天下所則也譬衡之於物豈偏於三君子哉要其實之所形言有不覺而至也余因公言取三君子之文觀之方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

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郭之文如蒼鷁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為人所畏王之文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氣清明之氣可掬也由是往來三君子不以我為不可語嘗手書其文以遺余余置諸座右將欲焦心盡氣追步其蹤日不可得思之未嘗不自慙于懷今年王君過鍾離會予客舍出其文使余評之吾知其為戲也雖然間嘗聞之物有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味在物其變在人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地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本於聖

人其深淺精粗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歷代雖遠作者雖衆然體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人也均有其面而面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知物者也習前人之說躡其故常而不知變非善文者也脩德之為文不詭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於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變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為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脩德與諸君子哉

靜學齋文集序

林公輔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又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其寥寥也嗚呼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人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

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號呼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思彼可尊我可賤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則我尊於彼也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為可貴而乃為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余觀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吾未嘗不為之太息也陳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

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呈技斂散
反覆機括轉移之間入非在己者求之於世如原采者
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
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心也其氣節庶庶不為勢
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
哉蓋天所以與我者其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
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矯慢人世乃所以重乎天也昔
博欽之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懷金往見一談之頃
金竟不敢出甚矣欽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
今誦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

於乎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以為取富貴之
資而已爾得如原來者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叙其
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許廷慎詩後序

林公輔

廷慎在鳳陽時嘗讀杜詩忽然悟曰古人之高乃在是
矣遂斂其平日所作向火焚之自是歷半年不作一詩
惟晝夜誦想幾至忘食寢人或以事問之皆不知所以
荅駸駸似偶人一日呼童子研墨甚急大書所作感興
諸詩極其闕壯時江西劉先生子憲以詩自負見之嘆
曰是子且來逼人矣余因取觀之誠非近代人語言也

三台文獻 卷之八 六
問其得何法而然廷慎曰法可言也意不可言也上士
用法得法之意中士守法得法之句似吾詩幾用法矣
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為開闔如是而為抑揚頓
挫如是而為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詞必與俱固未嘗囿
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如庖丁輩千變萬化
皆隨其心手所出無他焉亦惟善用其法耳由是而觀
天下之術未有不能用法而神者也余雖知其言之美
而不能用其言者矣會別歸廷慎詩日有名及去年相
見秦淮上探敝囊中得錢二百酤市中酒相飲寓舍廷
慎執酒誦夢予詩其首數語曰少時結交友悵悵長憶

君何期夜來夢復接平生親握手步芸閣示我高世文
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通真予嘆曰吾豈文士也邪廷慎
曰子非文士豈有經濟才如古豪傑者乎予曰吾雖非
豪傑亦不願為文士也廷慎笑曰吾別林生久不意其
狂態復發已而又曰子雖狂大丈夫立志當如是也拘
拘文字之末抑可悲夫時夜已二鼓各擁衾而卧明日
散去俱迫于所職雖時時會竟不能如此時之款接矣
未期月廷慎得疾死將死曰吾以稿累子余謹箴諸篋
中未嘗敢易出也出則必大哭失聲思少時與廷慎同
在邑庠廷慎穎悟絕行輩獨竒余可交交抵其死時十

三台文獻 卷之八 七
有四年中別去者惟二年爾然有以書相問也語相通也豈如今竟不可復見乎是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猶足以起人哀慕况其手澤之所存者乎嗚呼廷慎已矣間雖恍忽見於夢寐覺視四枕惟月露凄然而已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感也夫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為非末

技也於乎有志於此者搜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為此者抑豈徒為華哉亦將效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資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為文多或千餘言少或百字下筆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嘗游吳楚會時方捐棄南土懷寶弗售其為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為文多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出四聘起巖穴之士使之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

需時上方命儒臣纂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脩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尊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勲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文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為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茲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

郁離子序

徐一夔

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茲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爲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

三台文獻 卷之八 九
兵辟公叅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
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
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
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
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
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
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
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
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辯
博竒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

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
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
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桀闔孫吳之陰
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
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
之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
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冊
書鐵篆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
才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
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

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
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
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
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
仲璟懼其散帙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
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
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温括蒼人若其言之詳
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六書本義序

徐一夔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
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
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
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
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
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
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
於一日廢者也而為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
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
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
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

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撓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凡例以提其綱為圖說以括其要分為十類著為十二篇釐為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蔣育稻梁魚肉莫不以為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

較撓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撓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撓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全室集序

徐一夔

昔者文物之盛士有高世之志托迹桑門者既有得於其宗而亦以操觚染翰為事以與海內作者齊驅並駕使其教益大以顯有若天台季潭泐公者焉初公負聰明特達之資既釋士服翱翔大方擇所依歸之地時廣智禪師訢公學貫儒墨肆筆於文字卓然成一家言施之著作之庭而無媿天曆至順間光膺帝眷說法金陵官寺緇素向往得其片言隻字以為秘寶馳騁出入以應其請如群飲于河各滿所欲聲譽赫然泐公既自得師當是之時金陵亦東南都會內而臺閣名流外而山林遺老至其地者莫不折節而與廣智交泐公叅請之

餘又得博其聞見凡六籍之所存百氏之所粹名家巨集之錄日務記覽涵揉停蓄而後吐出其胸中之奇辟之築九仞之臺其基既厚何患其不崇且大也故公學甚辯博才甚瓌偉識甚超邁而皆發於聲詩其詩不淪於空寂推叙功德則發揚蹈厲可以薦郊廟褒贊節義則感慨激烈可以厲風俗至於緣情指事在江湖則其言蕭散悠遠適行住坐卧之情在山林則其言幽愛簡澹得風泉雲月之趣在殊方異域則其言慨而不激直而不肆而極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媿惡其詩衆體畢具一句一字條去凡情俗韻一趣乎雅有一唱三歎之意

三台文獻卷之八
馬故其大篇短章之出四方萬里爭相傳誦震耀耳目
皆曰泐公猶廣智也余與公同里閭及壯而游又託方
外之好公軀幹魁碩音吐洪暢其與人交也意度豁如
望之者知為法門偉器初出世李白題詩之寺值天下
亂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以養其高會大明混一肇隆
像教之事今京師第一禪林即廣智說法之地桑門
上首非有宿德素望為上所知者不以授之公以廣
智大弟子繼廣據猊座揮塵之日四衆雲會莫不榮之
而公處之不以為忝佛有遺書在西域中印土有旨
命公往取既銜命而西出沒無人之境往返數萬里五

年而還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公處之不以為戚定力
所至出乎世相之表夫豈庸流之所能窺哉若其見諸
語言文字則又特其寓者耳公之從子永祚得公詩法
之傳既彙粹其所為古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為若干
卷公別號全室因總題曰全室集以集示余意欲得余
言以引其首者嗚呼廣智之集虞文靖公序之謂如洞
庭之野衆樂並作鏗轟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沉冥
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激奮厲老於文學者不能過
天下以為知言有如余之昏鄙庸陋得而觀之如以賤
目而窺群王之府但駭其光采之燦爛而莫能枚指其

名也烏足以言之哉余不敢拂其從子之意因以區區之見彷彿其槩若論其至則必有能言之士如虞公者為之言也

諤軒詩集序

朱右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刪定以後體裁屢變而道藪規諷猶有三代遺意俚嘖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楊馬多材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則言蕩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名家不下千數其間憂喜懷思放情感興或清而婉或麗而葩或跌

宕而瓌竒艱深而刻苦亦皆各極其志而致其辭焉姑未可以世之者好論優劣也天台郭公葵少負才氣積學績言篤志不倦予弱冠時屏托交好相與刮劘切偲上下言論於河洛卦範之原無極性命之蘊悉指授剖析所得為多元統乙亥同貢有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師友之君復得家錢塘往還尤密凡天文秘奧疆域圖籍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日鈔夜誦攷見得失思所以措諸事業其志可謂勤矣暇時登臨眺嘯肆情山水吟咏陶寫以樂天真遇喜諤憂思題贈諷詠一發於詩自標曰諤軒集時

三台文獻 卷之八 十五
至酣醉則對客長歌泠泠餘韻人爭喜前聽君之詩古
雅和婉悠揚清越一唱三歎而有遺音誠可尚也君每
抽思騁辭不為庸常語較之世習好尚殆相什百故獨
為知音者傳語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豈其然
歟翰林承旨張公蚘菴嘗評君之文整密高古君之詩
雅趣絕俗有風人深致進士唐肅謂君詩清若玄酒雅
若朱絲當時以為知言戊申之歲予同以前朝故官寓
臨濠旦莫共出處得君所為詩三百八十餘首門分明
類迺君之友柴季通詮次手鈔其命題往往多與予同
賦者今予稿以兵燹不存慨然興懷俛仰四十年已君

以疾卒濠上予每閱其編即揮涕不忍讀而又不忍舍
去嗟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於詩也雖非知
味而君之英華精粹雋永有餘尤使人咀嚼弗能釋傳
之後人沽焉未已予知君之志不盡施君之言尤足可
法遂序其編云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
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
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
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旣隱禮樂征

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容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

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冕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祿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絕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

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迹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為簡首

性理本原序

朱右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造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

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闕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孔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昭曠曠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祇承熟讀詳味恍乎有覺安敢自私故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性理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東西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盖

三台文屬 卷之八
異世而同符者性理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
詩一卷附于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
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
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與
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於盡
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歿壽不貳脩身以俟
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
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

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
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未某往見
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
于西澣觴豆惟蠲蔬蔬以時酒行不亟談說孔洽涼風
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絛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
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
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
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闕闕黎首之民吾昆弟
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
盜伏于奧奴隸闔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

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為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葺之黃氏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土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

遠邃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潭魚遊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邪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砒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邪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為而耳亦忘其為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籁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

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况夫會萬物之全而兼
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
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為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
百年世豈復有斯人邪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
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
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
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為雨真至也以手承
簷霽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
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盡

王氏深亭集後序

方孝孺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與
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
之門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
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畸窮
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鼓談者之口
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
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與一
國不與之一國之所與天下不與之而能名乎世者未
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
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

三台文獻 卷之八 五十一
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迄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旣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為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為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為書即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

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為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於草木同一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基命錄序

方孝孺

三台文獻 卷之八 二十三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
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
止乎旦夕而不為久遠之圖為已則難以言智為民則
難以言仁夫豈善為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
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
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
為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
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
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
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

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
來之君所以隕姓債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
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
祖太宗為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
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有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
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叅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
法術以為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
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為雖未及
三代之懿然寬大豈第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
能變愁苦為歡欣易凋耗為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

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為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求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求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為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源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為之外謂天下

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
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旗
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群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
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
也又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服化豈特事功之淺乎
當元之衰天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
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一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
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
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
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群雄多嗜殺好貨

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
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
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
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
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
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
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
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
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
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

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盖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歟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盖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 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

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 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華川集後序

方孝孺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為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為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抑鬱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盖

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
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
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
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
天下其所及為尤遠邪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
何先生獨不遇邪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為入燕都
竒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 今上有天下
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入脩元史為翰林待制
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遣
國家遐蒐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

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為先生獨惜也非天誰
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
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
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
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
並傳豈以其遇乎况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
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
文獻公晚自肆為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
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具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
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

云 夫主文者必求其神而後用之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為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為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譬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為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

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為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况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為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

三台文獻 卷之八
之文知公為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
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
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覆而不至於
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
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為之也智巧之於
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
斯其為神乎今之為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
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
不可致况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
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知神之所為則
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邪

觀樂生詩集序

方孝孺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
理不以今古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
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
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
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
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為古也焉知天
不以為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為今矣由未至

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
一日為久則百年之為久可知也以百年為遠則千載
之為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為旦莫齊古今
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為瞬臆之頃也人顧妄
相詆贅於其間以古為高以今為卑隨人為輕重徇時
為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
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為惑也君子之取善
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為非古誠未足取也忘
古之為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况較
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

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
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
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
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
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
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凝而不
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
其為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
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
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

之知也不靳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邪
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邪
其為贈林公輔序

方孝孺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
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者豎子之雄非豪傑
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克之盡其道
則可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
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
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立園而
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

之澤四表歛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為外物所移
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
為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為功予之以鄉相之位而不
以為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
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
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也實不足
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
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
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
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

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為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為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為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為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物外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况予每為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為戒哉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方孝孺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永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為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

三命文獻 卷之八
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
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嘆息而不已然後知
昔時之樂誠不可復得以為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
而見之乎今年予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予逆旅
既為禮相勞苦即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
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為衆所推
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
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
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為政之道在
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

歌頌之予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以過數十輩矣
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也先君之為以刑不足
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
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為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
為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櫛撫細故
以為明深文重刑以為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
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為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
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
在茲乎予雖賤敢為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王脩德序

郭濬

三台文獻 卷之八
樂於樂之日不知樂之為樂而悲於悲之日亦不知悲之為悲惟既悲而樂既樂而悲然後知悲樂之真也吾於朋友離合之際得之矣曩而鄉里以氣義相傾許者僅十數人兄事者四人葉居升許士脩葉士期黃惠迪也弟畜者五人盧希魯李季行張懷佐趙秉彛也有視者則王君進德張君原望楊君文遇楊君汝器及吾脩德為五人也方十數人晤叙之頃剖析聖賢義理精微之蘊古今成敗得失禍福之原人物賢否出處是非邪正之辨以至於鬼神之幽禮樂之著莫不更相切磋以求至當暇則觴酒賦詩於清風朗月之下笑談達旦浩

歌發金石激烈動雲漢直以天地為蘆萬物為芻狗古人為不足為功名為不難致其為樂也蓋亦云至矣一旦星離雨散南北存亡或遲棲於窮閑寂寞之濱或沒溺於車塵馬足之下使膠漆之盟颺逝電滅則其悲也亦豈淺哉然久合者以樂為常久離者以悲為素故皆不知悲之為悲樂之為樂也今予羈孤旅邸而與脩德有適然之會倒囊沽酒刻燭夜分氣酣耳熱嗚嗚而歌襟抱肺肝無少凝滯予之懽暢鼓舞方自謂龍門躍化之思未足以喻其適而離悲又復繼之執手長路相顧泣數行下人情至此謂非悲樂之真可乎脩德歸諸

三台文獻卷之八
三十四
反必相勞苦願以予言訊之其嘗與予相懽於既悲之
餘相離於既樂之後者必以予言為然矣

贈別石君恒德序

鄭公智

予始卅角從伯兄習句讀于邑庠師于時習進士業者
數十輩軒然以髦俊自器以對策大廷膏澤黎庶自
志者纔五六人而石君恒德其一焉時尚幼駭未能究
其淺深然竊知其為用世士也暨伯兄登進士第授職
天曹予徃問而遂留焉別石君者五載後伯兄歿于官
拜柩歸葬復會石君于邑庠究其業益深即其容則粹
和之氣溢出耳其議論犖犖有哲士風予驚焉知其為

用世士益信居無何予游學山南與之別復五載今年
游成都而石君已為進士授行人職奉命至蜀相會
于錦官傳舍握手道舊驩甚叩其所蘊則非止倍蓰于
邑庠時矣既而以王事靡盬遽爾言別送之錦江上執
其手而言曰予去家萬里從師授經弗見庭闈故舊者
五年莊周云去國暮年者見似人而喜而况賢且親如
君者乎且伯兄之歿已久凡舊所遊歷之地與嘗吟咏
培植之物皆嘗珍護而不敢忽况見其平生之契友乎
予安得不為君之來而喜去而戚也追記會君于邑庠
而別而再別而又再會于此僅十載間少者壯而壯者

死欲求伯兄之言笑而不可得矣顧人寓形於天地間
果何所恃乎其可圖不朽而長存者其惟立德乎斯別
也尚當一心王事摠誠賢勞秉公忠慎密之心鼓勇銳
直方之氣隨所遇以行致君澤民之政他日功成名遂
致事故鄉執杯酒於丘園桑梓之間以為君賀孰謂未
可卜乎豈非為士者之素願哉右君聞予言欣然笑躍
然喜歌伐木之詩數闕和皇華之詩一章遂揮手而去

三台文獻錄卷

